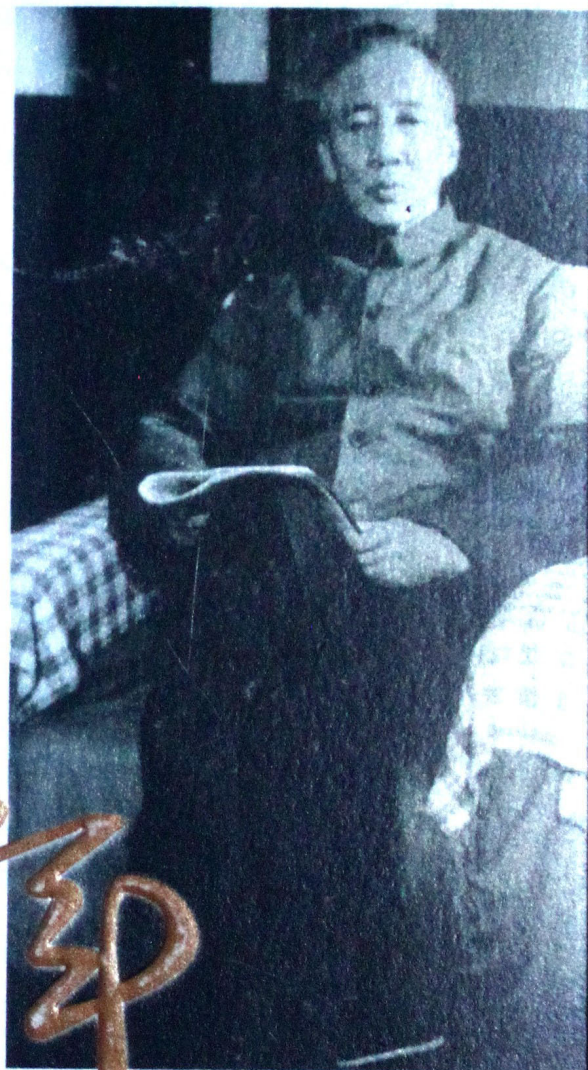


百 年 孙 犁



百年 孙犁

铁凝 贾平凹 等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百年孙犁

洪凝 贾平凹 等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百年孙犁 / 铁凝等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3.4

ISBN 978-7-5306-6282-3

I. ①百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3624 号

选题策划:李家文

装帧设计:刁子勇

责任编辑:李家文

责任校对:陈 凯

出版人:李华敏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241 千字 插页:4

印张:12.5

版次: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

一生之願沛憂患無已時
沉迷離出枝玉老意逢三寶
是乃能為藉以謀衣食大
難竟不死上天賜老老老
隸近作一首呈
山西楊林兄公之

孫犁

五九二年十月



目 录

- 孙晓玲 摇曳秋风遗念长 / 1
- 张 璇 忆姥爷 / 13
- 陈季衡 深切怀念我的老师孙犁同志 / 23
- 勉 思 半世纪 战友情 / 27
- 孙五川 我所认识的孙犁 / 32
- 克 明 孙犁和故乡 / 36
- 徐光耀 纯粹的人 纯粹的作家 / 39
- 冉淮舟 孙犁：一九六二 / 49
- 耿文专 贵相知心 / 62
——孙犁与鲁藜的友情
- 石 坚 悠悠岁月依依情 / 66
——我相识孙犁 62 年
- 李 夫 孙犁同志，您走好 / 74
- 李牧歌 秋天的回忆 / 83
——记孙犁

- 滕 云 最后七天/ 90
——《孙犁十四章》节选
- 侯 军 大贤门下立雪迟/ 96
- 宋安娜 大师的手/ 101
- 宋曙光 忆前辈孙犁/ 109
- 孙秀华 孙犁教我做编辑/ 121
- 张金池 风范永存/ 123
——悼念孙犁先生
- 葛瑞娥 记孙犁先生二三事/ 127
- 孙桂龙 我的友邻孙犁爷爷/ 134
- 从维熙 荷香深处祭文魂/ 137
- 邓友梅 恭送孙犁师长/ 147
- 贾平凹 孙犁论(外一章)/ 151
- 铁 凝 怀念孙犁先生/ 154
- 李屏锦 怀念孙犁老人/ 162
——关于他的随想录
- 吴泰昌 听孙犁长谈前后/ 171
- 姜德明 爱情滋味/ 180
- 郭志刚 岁月之恋/ 183
——我的怀念
- 彭荆风 看望孙犁先生/ 191
- 肖复兴 忧郁的孙犁先生/ 196
- 卫建民 犁歌远逝 荷香乾坤/ 202
——敬悼孙犁同志

- 杨 栋 怀念孙犁老师 / 210
- 万振环 一棵参天大树 / 212
——忆孙犁同志
- 徐 靖 记孙犁先生二三事 / 217
- 刘梦岚 近之如春 / 221
——追忆孙犁同志
- 黄宏地 寂寞身后事 / 229
——忆孙犁
- 单三娅 孙犁与《光明日报》的笔墨缘 / 233
- 林 希 风范永存 / 243
- 刘怀章 无尽的思念 / 247
- 王家斌 文坛巨擘双星会 / 253
- 金 梅 孙犁诗文中的草木虫鸟 / 259
——写在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
- 郑法清 怀念孙犁同志 / 273
- 张雪杉 孙犁先生二三事 / 280
- 李华敏 老人的歌 / 289
- 纪 芸 孙犁晚年生活逸事 / 294
- 孙柏昌 永远的仰望 / 298
- 刘运峰 乡贤和偶像 / 301
——忆孙犁先生
- 黄秋耘 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 / 306
- 阎 纲 “多年的经验”与“50年”大限 / 315
——作于孙犁逝世10周年

- 李敬泽 近半个世纪,两个孙犁/ 322
- 杨振喜 孙犁与柳宗元/ 324
——兼谈孙犁对创作心理学的研究
- 石舒清 日记里的孙犁/ 331
- 阎庆生 论孙犁“边缘生存”的人生哲学/ 339
- 杨闻宇 神交不朽/ 357
- 孙 郁 布衣孙犁/ 361
- 史 航 致孙犁先生/ 364
- 赵长青 孙犁与邢海潮/ 374
- 文彦群 孙犁不是“毛边党”/ 380
- 张丙辛 孙犁与书法/ 383
- 谢大光 百年孙犁编选后记/ 391

摇曳秋风遗念长

孙晓玲

一落黄泉两渺茫，魂魄当念旧家乡。
三沾烟水笼残梦，廿年霁尘压素妆。
秀质曾同兰菊茂，慧心常映星月光。
老屋榆柳今尚在，摇曳秋风遗念长。

父亲这首旧体诗《题亡人遗照》(即《悼内子》),写于1970年10月26日下午,距我母亲去世仅半年时间,充满赞美的怀念,寄托了父亲飞鸿失伴后的不尽哀思。

母亲叫王小丽,这个名字还是进城后为上街道“识字班”父亲给她起的。她是与父亲同县的一个普通而又有着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,二十一岁时嫁给了正在保定读书的父亲,六十一岁时悲惨地逝于血雨腥风的“文革”之中。印象中的母亲,稍圆的脸盘儿、双眼皮大眼睛,宽脑门儿白净皮肤中等个头儿,待人亲切乡音极浓。她总是穿得素素净净的,是家做的那种偏襟布衣,鞋也总是自己纳底儿做。虽然没有上过学,可她记忆力不错,语言特别丰富,民谣乡谚经她说出来,一串儿一串儿地既押韵上口又风趣生动,我现在还能背出十来段儿,像什么“有爹有娘仙桃果,

没爹没娘风落梨”、“有享不了的福，没受不了的罪”、“腰里揣着一文钱你想花十文棍，给你个老母猪也不够你胡打混”等等。可以说我的启蒙教育，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些带有“警世性”的“土语村言”中获得的。

我们几个孩子还在上学的时候，父亲就极其严肃地教育过我们：“从小我对你们没尽过什么责任，你娘把你们拉扯大可不容易，你们都要记着！”

父亲语重心长的话字字千钧。我们都知道，自从大哥普不幸夭亡后，四个孩子无论哪个头疼脑热，母亲都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在农屋土炕上伴着用棉花捻儿自制的小油灯，走来走去地彻夜不眠，直到捂出汗、退了烧，才会放下紧绷的心。母亲就是靠着这种执著、这种坚忍、这种无私的爱，在战乱离别中，在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，抚育大了我们，令我们终生感恩，春晖难忘。

在父亲的《荷花淀》、《嘱咐》、《丈夫》中，我都看到了极其熟悉的举止身影。其中有些对话，仿佛“原封不动”就是母亲讲的。我甚至这样想：如果没有我母亲这么善良质朴、柔婉多情和心灵美的妻子，也许就不会有《荷花淀》；如果没有我母亲对父亲无私的爱和倾力支持，父亲就不可能在延安的土窑洞里，使着劣质的笔，蘸着自制的墨水，在粗糙的草纸上，饱含激情、行云流水般地写出那些优美文字，就不可能连草稿也不打，自然而然“就那么写出来”诗样文章。父亲的文字中，固然有对人民战争的颂扬，固然有自身情操的内涵，固然有对冀中英雄妇女五体投地的敬佩，可一定也有对遥遥相盼千里之外妻子的思念，有对妻子绵绵的爱。

1942年中秋夜晚，父亲在山地阜平一挥而就写下了短篇小说《丈夫》，载于12月份的《晋察冀日报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曾

亲口对韩映山说过,此文是以妻为“模特”的。1942年,这个短篇获晋察冀边区文联鲁迅文艺第一季的季奖,那正是抗战最残酷最困难的阶段,冀中地区血与火的“五一大扫荡”就发生在这一时期。这也是父亲的作品第一次获奖。作为一名“抗战文艺老战士”,这次获奖对父亲而言,印象很深刻。

1970年4月15日,母亲带着无尽的牵挂离开了她挚爱的亲人,这给历经屈辱劫难的父亲,带来雪上加霜的打击。“昔日戏言身后意,今朝都到眼前来”。在几位好友的帮助下,办完丧事的父亲,独自一人躺在谪居的佟楼新闻里十四排小南屋的铁床上,呆呆地望着低矮的屋顶,望着墙上那带着铁棍儿的小窗,卧蚕眉紧锁,丹凤目含悲。他的嘴倔犟地紧闭着一言不发。往事历历,在脑海中闪现,妻关切的话语又响在耳边……就在这张单人铁床上,因白日遭受当众“坐飞机”被揪斗的奇耻大辱,是夜他鼓起勇气愤然触电自杀但被灯口弹了回来。事后他告诉妻,妻哆嗦着嘴唇满眼是泪:“咱不能死,咱还要活着,还看世界呢!”“这人啊,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,十年过来看高低!”是母亲的劝说、激励,帮助父亲活了下来。

就在这与两个年轻的疯子为邻的平房小屋,父亲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也不多,父亲偶尔回家取几件衣物、吃顿饭,就只得回去接受隔离审查,做那斯文扫地的“卫生”,写那写不出一行半句的“检讨”,交代那交代不出来的“反党”罪行,看那“触及灵魂”的“革命行动”升级。但他们的两颗心无时无刻不在互相牵挂。只要父亲一进小屋,母亲马上就到对面砖搭的小厨房内,在煤球炉子上做碗挂面汤,端给满面霜侵的父亲。父亲暖暖肚肠对知冷知热的妻小声讲几句触目惊心的所见所闻,为老干部的遭遇愤愤不平:“这是要把国家搞成什么?!”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深担忧。别

看父亲体质瘦弱,可他是非分明、疾恶如仇,铜枝铁干无媚骨,不管形势多么复杂、多么混乱,他头脑清醒不盲从,更不做违背良心良知的事情。所以母亲常说:“你这个人好拉横车。”意即不大随大流儿。在冰连地结的寒气“包围”中,在随处可见的鄙夷白眼“扫射”下,患难与共、情德交融的夫妻情,温暖着两颗沧桑多难的心。那时,我大姐、二姐都已在父母的支持下,先后支援外地建设。哥哥因家中狭窄,也只好住在厂里。我和母亲睡在一张稍大的木床上,父亲偶尔回来就睡在靠小窗的铁床上。父亲心爱的书,连柜子一块儿被抄走了,剩余的几件家具搬来前也贱价处理了。即使这样,屋里还是挤得几乎没有走道儿的地方。吃饭就在铁床上摆张小桌,切菜做饭也全在上面。

小南屋墙薄门陋,屋小炉大,里热外冷,母亲不幸又患了肺炎。我和哥哥用三轮车把她拉到医院央求了半天才住进去。记得父亲请了假,从郊区干校赶去看她。那是个白天,父亲穿得很旧,脸晒黑了,很瘦。脚上一双旧球鞋,看起来更像个农民。病房极大且嘈杂,挤着一圈儿十几个危重病人,父亲没地方坐,就一直贴着床边弯着腰和我母亲说话,宽慰着她。看得出,父亲一直强忍着酸楚,可母亲苍白憔悴的脸上漾起了笑容。

这次探视后,父亲在小南屋痛心疾首地对我说:“我都不愿看到她那痛苦的样子。”他一脸的凄然。他也曾在小南屋里伤感万分地对亲戚说:“她是一位多么贤惠的妻子呀!对我真是太好了!盛在碗里递在手里。这屋里的几件东西都是她操持置办的,我看见这些家具就难过,心里一阵阵翻个子……”可当着我们的面,父亲从不掉眼泪,怕我们难过。尤其令我难忘的是,我母亲去世的那个早晨,在医院里,父亲用胳膊使劲儿挡着我,不让号啕大哭的我冲向亡母,父亲知道我在病榻前服侍母亲好几年,怕我

受刺激,怕我太伤心。父亲的爱护无处不在,即使细微之处也是那样感人。

1972年夏天,我跟随父亲回了一趟老家。离村口还有一段距离,父亲就让停车,轻声对我说:“下来吧,走着走!”

说着,父亲已弯腰走出车门,踏上他魂牵梦萦的黄土地,脚步匆匆,神思凝重。红荆阡陌、绿树矮房、井台鸡羊,虽无苇堤渔岸淀水荷塘,却也是一派田园风光。我们住在表哥家,中午,村支书来请父亲吃便饭,父亲去了,坐在农家小院低矮的木桌前,低头默默吃完了一碟饺子,没有回碗便起身告辞。第二天清晨,顺着一溜儿钻天杨,父亲在村头沉默地散步,思绪起伏、触景生情,又见桑梓故土地,不见灶旁起炊人。他忘不了妻“青春远离毫无怨言”,送夫上前线重担自己肩,叮嘱自己远走高飞早胜早还;他忘不了公认的“贤大嫂”,拉风箱添秫秸,为过往的八路军友人灶上煮杂面;他忘不了妻担惊受怕三更半夜挥锹铲土,埋下自己托战友骑马送回家的进步书刊;他忘不了在妻娘家的柜中,被搜出一张自己在育德中学的“学生照”,让老岳母挨了日本鬼子几枪托子差点出人命;他忘不了鬼子“扫荡”,妻携幼扶老气喘吁吁丢鞋甩袜奔跑逃难;他忘不了铁蹄压境,妻推机杼,手指变形,赶集换卖操劳一家老小吃穿……

第二天,父亲特意让我去黄城看看,那里是母亲的娘家,他觉得我应当了解母亲从小生活的环境,在那儿,我受到舅舅、舅母的热情款待。与辽城不同的感觉是,那里的土更黄,枣树更绿。

荆钗布裙善解人意的我母亲,在父亲心目中的分量始终沉甸甸的,就像他宁肯喜欢在案上供奉一盆朴实无华的贞石,虽不名贵奇特,却悦目可人;宁肯欣赏窗台上一棵清静淡雅的白菜花,虽无郁烈的香气却耀眼光明。母亲的坚韧不拔、从一而终以

及种种细微照顾,都刻骨铭心地令父亲终生不忘。

妻逝后五年,父亲数次在《书衣文录》上,记下对她的“不堪回首”之忆念。我母亲逝世后十年,父亲连续写了《报纸的故事》、《新年悬旧照》、《三马》、《亡人逸事》等具有自传体性质的作品,实可谓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。在元旦、春节前后,在夜晚清风明月拂照下,父亲伏身南窗的写字台前,百感交集,回首往事再忆前尘,用他那炉火纯青之笔,写出了初建爱巢时少年夫妻的恩爱,写出了分别多、欢聚少、贫贱夫妻的艰辛,写出了“十年浩劫”患难夫妻的悲凉,写出了他心海中对发妻的一片永无枯竭的思念。这其中有甜蜜的回忆,幸福的对白,有悲欢离合的苦辣酸甜,有老年无情的自审自责,有难以为继的掷笔三叹。

在父亲眼里,我母亲对他的精心照顾,真称得上是“无微不至”。父亲疗养时她去看望,父亲下乡时她去相伴,父亲准备搬家,她去看房,父亲想买个书柜,她去挑选。做在前头、吃在后面,心里总是放着老人、丈夫和孩子,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、贤孝儿媳。面对人生“三起三落”的波浪起伏,母亲的乐观,她的宠辱不惊,尤其令父亲叹服。

这段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姻缘,被父亲称为“天作之合”。

据说,我姥爷是一个热心公益、挺能张罗事的农民。在一个闷热的雨天,他坐在西黄城自家梢门洞乘凉,恰巧遇上前来避雨的两为媒人,她们正为东辽城孙墨池的儿子孙振海(父亲在老家的名字)保媒说亲,偏偏说的那位崔姓姑娘条件不太理想,恐怕是难以说成。她们对父亲的一番介绍,倒让我姥爷动了心,两位媒人知道王家二姑娘品貌超群、心灵手巧、楚楚动人,又是“女大三抱金砖”,想来是配得上的了,便马上改换目标,竭力撮合。我姥爷打心眼儿里喜欢读书人,便拜托两位媒人再仔细打听打听。

不久，我姥爷下地干活，正巧碰上我爷爷，两家的地离得挺近，彼此都心知肚明，就不约而同坐在田边聊了起来，越说越对心思，越说越投缘。后来老哥俩儿一拍即合：“干脆咱们就做亲家吧！”这事就定了七八分。

不久，双方家长又给儿女创造了一次相亲的机会，很快便定了亲。说实在的，那时“两小无猜亦无爱”，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不过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两年后，一顶花轿吹吹打打地把用白线纹过脸、红纸洒了唇，穿一身新布衣，手里拿块花手绢儿，蒙着红盖头的王家二姑娘娶进了孙家门。

听母亲说，办喜事那天，两碗白面饺子上了桌，再上就全是黑面的了。婆家生活勤俭细省和一般农户一样，自家晒酱饼子就大葱，常年不炒菜，过年才吃肉菜粉条子，不比娘家生活强多少，而且日日起五更做饭，比做闺女时辛劳许多。高高瘦瘦的丈夫，整日不言不语就爱抱着本书看，干农活不太在行，却矢志苦吟志向高远。婚后，两人感情升华，恩爱日增，举案齐眉、琴瑟和谐。伴着妻晨炊的烟雾，丈夫走上奋发求学之路。父亲也曾流浪、失业，也曾订不起报纸、买不起书籍，也曾考不上邮局捧不上铁饭碗，但妻子爱丈夫，她是那种“跟了谁，就跟谁一心一意地过日子”的女人，绝不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，这是她一生坚定的信条。

抗战开始，父亲先国后家，一个在前方雁南塞北屡遭险难，一个在后方养老育幼倍显忠贞。待风尘仆仆的白洋淀游子，披着日本军呢大氅归来，妻已两鬓斑白，眉梢眼角添细纹。“生离死别，国难家难你我二人共承担！”这是父亲对妻子感慨万端的肺腑之言！

父亲进城时才三十六岁，风华正茂，已经成名，更兼面容俊朗、气质非凡，但他重情重义，只有感恩心，无有易妻念，糟糠之

妻不下堂。

在天津这个喧嚣热闹的城市,喜欢闲云野鹤、南山东篱,生性疏放,厌烦灯红酒绿、车水马龙的父亲,有很多不适应、不习惯,他亲自坐着报社的大马车,把困顿在半路的妻和一双小儿女接到天津。妻的到来带来了乡音乡俗,令父亲耳目一新,备感亲切如沐春风。正因如此,他从未嫌弃过妻的“土气”,那淳朴的安静的生活方式,更接近父亲的心灵。

听亲戚讲,新中国刚成立时,父亲去北京开文联大会,还特别受到过大会主席的表扬,因为他不与农村的妻子离婚,成为作家中的模范。回家后,他把这件事淡淡地讲给妻子听,一笑了之。母亲听了很感动,她对娘家人说:“他这个人心软、实在,知道疼人。那么多都离了,他没把我们娘儿几个扔一边。那么不容易把俺们全都接出来了。他要是想再找,什么样儿的找不着?”

记得上学时,八仙桌上常有家乡饭,“苦累”(用玉米面和菜豆角蒸)、“咸食”(用鸡蛋和面加葱花摊)、“蔓茎白粥”和“鸡汤豆腐脑儿”,父亲最喜欢吃,他曾经一边背着手在屋里转悠,一边笑着对我和母亲说:“搞写作这行,生活太好了不行,‘文章憎命达’,生活太差,整天为衣食奔波吃不上饭也不行。”父亲很知足自己的写作环境,从不为生活用品四处去买东西,都是母亲张罗。可母亲出门买菜他总是惦记着,下雨下雪天就叮嘱别滑着,天冷刮风就叮嘱穿暖和点别感冒,看见母亲头发长了,父亲就说:“来,我给你铰铰。”他小心翼翼剪得很齐。母亲要是有个“不耐烦儿”(家乡话有病的意思),他就急着请名医诊治,亲自端水递饭并请她娘家人来照顾,一切安排得仔仔细细、妥妥当当。我母亲爱说:“鱼帮水,水帮鱼,俩好换一好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”

我想,这也是他们生活祥和宁静的原因吧。

母亲对父亲的好是一言难尽的。孩童时,我留着齐眉穗儿,梳着独角辫儿,父亲在山西路宿舍小木桌前吃饭的时候,我专门爱站在他身后给他“梳小辫儿”,父亲虽没生气,母亲总是急忙哄我到外面去玩,生怕影响父亲吃饭。最让人感动的是,有时母亲干脆歪着头在一边看着父亲吃,她知道“他爹”一天到晚用脑写作、看稿伤神费力,又经常失眠,真怕他累出病来。由于几年连续不断地艰苦创作,有一天,父亲突然晕倒摔伤,母亲心痛焦急,求医问药,焙制偏方,并体贴入微地陪父亲去做他喜欢的事情。从少年时代,父亲就喜欢买书,进城后,这个爱好有增无减。有一回,父亲与母亲到大院后面的南市北大关逛旧书摊儿,一下子买了好多旧书,厚的薄的完整的残损的都有,他们雇了一辆三轮车拉书,自己跟着车走回家来。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气禀性,知道他“擎根儿就待见书”,知道他对书的一片痴情,总是使屋内窗明几净,温馨舒适,给他创造了一个看书取书拾掇书的良好环境,父亲高兴她就高兴。

父亲对妻真诚如一。他不摆一个名作家的架子,关心她尊重她体贴她帮助她,从没虚的没假的,工资、稿酬都一分不剩地交给她。他们性格互补,又能相互宽容。父亲对母亲不仅从无挑剔指责,也从未因文化上的巨大差距而生轻视之心。有时,父亲像个和蔼的老师,教母亲认几个简单的字,给她讲几句有关夫妻情分的古诗,或讲一两个文学名著的典故。母亲笑吟吟地听着,有时我也跟着一块儿听。父亲视发妻如同知音,给她讲自己创作中的甘苦,讲别人对他的评价,讲他自己创作上的不足,讲古人“著作等身”的成就。

我还清楚地记得,父亲给母亲讲过鲁迅先生的两段话,一段